

黑

箭



1152
5-4-02

·路·史蒂文生著

李 自 修 译

黑 箭

(英) 史蒂文生 著
迈克尔·韦斯特 改写
李 自 修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黑 箭

(英)史蒂文生 著

迈克尔·韦斯特 改写

李 自 修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8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 R10099·1511 定价 0.41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罗·路·史蒂文生（1850——1894）是十九世纪英国知名作家。

《黑箭》是以英国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初期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写勇敢、纯洁、心地善良的主人公理查德历尽艰险，终于战胜谋害他父亲的封建主丹尼尔，与乔娜结成眷属的故事。理查德的斗争，自始至终得到了绿林英雄们的支持。这些绿林英雄原是被丹尼尔赶出家园的农民。他们以黑箭为号，隐居森林，时时袭击丹尼尔。作者通过理查德和绿林英雄同丹尼尔之流斗智斗勇的故事，对劳动人民伸张正义的行为进行了热情讴歌。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文字流畅，语言凝炼，风格优美。

本书是根据英国朗门——格林公司的简写本译出的。简写本保留了原作的风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青少年读物。

目 录

第 一 章	黑箭射出了.....	(1)
第 二 章	约翰少爷在哪里?	(15)
第 三 章	在沼泽地里.....	(22)
第 四 章	渡河.....	(28)
第 五 章	逍遥法外的人.....	(36)
第 六 章	林中袭击.....	(42)
第 七 章	追踪.....	(49)
第 八 章	麻风人.....	(55)
第 九 章	在护河庄园里.....	(64)
第 十 章	伪誓.....	(72)
第 十 一 章	小教堂上的房间.....	(78)
第 十 二 章	通道.....	(85)
第 十 三 章	理查德改变立场.....	(89)
第 十 四 章	秘密相会.....	(95)
第 十 五 章	黑暗中的战斗	(100)
第 十 六 章	圣布莱德十字架	(105)
第 十 七 章	被窃的海船	(107)
第 十 八 章	海上遇险	(112)
第 十 九 章	劳里斯的家	(117)

第二十章	在仇敌家里	(120)
第二十一章	死去的奸细	(126)
第二十二章	在教堂里	(131)
第二十三章	莱辛汉勋爵	(137)
第二十四章	阿里·巴巴	(139)
第二十五章	十字架边相会	(144)
第二十六章	肖比镇战役	(149)
第二十七章	肖比镇战役(续)	(155)
第二十八章	战斗之后	(158)
第二十九章	树林之夜	(164)
第三十章	理查德和乔娜	(167)
第三十一章	丹尼尔爵士之死	(174)
第三十二章	幸福的结局	(178)

第 一 章

黑 箭 射 出 了

暮春的后半晌，传来了吞斯陶尔村护河庄园的钟声。在这个时刻敲钟可是件不同寻常的事。于是，人们放下手头的活计，从树林和田野里匆忙往庄园奔去。

1456年的吞斯陶尔村，外表跟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狭长葱茏的山谷朝小河倾斜。山谷里稀稀落落大约有二十户人家。山脚下的大路沿桥穿过小河，在对岸蜿蜒起伏，消失在树林里。大路通往护河庄园，再往前可以抵达圣林寺。一群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不明白钟声为什么召唤他们。小桥附近聚集着六个女人和一个叫克里普斯贝^①的高个子男人。半个钟头以前，一名信差携带丹尼尔·布莱克雷爵士^②写给奥列佛·欧

①克里普斯贝：丹尼尔·布莱克雷爵士手下的士兵。

②丹尼尔·布莱克雷爵士是一个狠毒的封建主。他指使手下人杀害了哈理·雪尔顿。在玫瑰战争期间，他时而倒向兰凯斯特王室，时而倒向约克王室。我们的故事开始时，丹尼尔又倒向兰凯斯特王室。

茨爵士^①的书信路过村庄。奥列佛·欧茨爵士是个牧师，在丹尼尔爵士外出时，他还照料护河庄园。

一阵马蹄的声音过后，只见理查德·雪尔顿^②骑马奔出树林、穿过小桥。雪尔顿少爷是丹尼尔爵士的受监护人。

“干嘛打钟？”一个女人问雪尔顿少爷。

“信差从丹尼尔爵士那里带来了重大消息，”雪尔顿少爷说。“他要手下的人，马上赶到凯特里村去。要打大仗了。”

“呵，”那女人说，“老打仗，我们的田地可要遭殃了。要是老爷厮杀起来，雇工们就得吃草根！”

“怎么会呢？”理查德问。“凡是去打仗的，每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辨士钱呀。”

“如果他活着的话，那当然，”那女人说。“可要是死了，就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为自己当然的主人而死，那是再好不过了。”雪尔顿说。

“他不是我当然的主人，”高个子克里普斯贝说。“就在两年前，我替沃尔辛汉姆斯打仗，这会儿

①奥列佛·欧茨爵士：牧师，丹尼尔的党羽，曾伙同丹尼尔杀害哈理·雪尔顿。

②理查德·雪尔顿：已故哈理·雪尔顿的儿子，丹尼尔·布莱克雷的受监护人。

又得替布莱克雷打仗。这难道是当然的吗？丹尼尔·布莱克雷爵爷和奥列佛·欧茨爵爷只知道法律，可不懂得诚实。除了国王，我没有当然的主人，而连国王也发了疯。”

“你不该这么谈论我的主人丹尼尔爵士，”雪尔顿说。“他不在这儿的时候，你倒蛮大胆的，不过我不会告诉他的。”

“我并没有说你什么坏话，理查德少爷，”克里普斯贝说。“你只不过是个孩子。我是替那些跟丹尼尔爵爷有来往的人难过呀——可你却是他的受监护人！”

“丹尼尔爵士是我的好心肠的主人和保护人，”理查德说。

“那么告诉我，”克里普斯贝说，“他这会儿为哪一边打仗，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①？”

“这我不清楚，”理查德羞惭地说——因为他的保护人时常改变立场。

“哦，”克里普斯贝说，“不光你不晓得，任什么人也不晓得！谁也不晓得他支持哪一边。”

①此处指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的双方。玫瑰战争是封建王室之间争夺王朝权力和土地的内战。交战双方，一为代表英国东北部经济落后的地主阶级的兰凯斯特王室，一为代表英国西南部经济发达的地主阶级的约克王室。这次战争因两个王室分别以红白玫瑰为徽章，在历史上叫做玫瑰战争。

就在这当儿，传来一阵马蹄声，班内特·海契跃马奔到那群人跟前。他是个粗壮的男人，棕黄的脸膛，佩带着宝剑和长矛。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他都是丹尼尔爵士的主要助手，替他料理全部事情。

“克里普斯贝，”他大声喝道，“马上到护河庄园去，把所有的人都带上。今晚我们必须动身。老艾普尔亚德^①在这儿吗？”

“他在田里干活哪，”一个女人说。

人群散开了。克里普斯贝慢腾腾地走过小桥，班内特·海契和雪尔顿一同骑马沿路穿过村庄，路过教堂，来到艾普尔亚德的房子前面。这是村里最后一座房子。房子那边，是一片耸起的田野，伸展到树林的边沿。海契下了马，理查德跟他一同走到地里。那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正在干活，有时嘴里还哼着小曲。他浑身上下穿着皮制的衣服，脸色棕黄，眼睛清澈，眼神跟年轻时一样地好使唤。

“艾普尔亚德，”海契说，“奥列佛·欧茨爵爷让你这会儿就到护河庄园去统领那些人。”

老人抬起头望了望。“可是您到哪儿去呢，海契老爷？”他问道。

“我去凯特里村，带着所有的人去，”海契说。

^①艾普尔亚德：跟随丹尼尔多年的老兵。

“就要打仗了。我的主人在那里，他需要多一些人手。”

“明白啦，”艾普尔亚德说。“您带领全部人手到凯特里村去，可我要留下来守卫护河庄园。您留给我多少人呢？”

“我留给你六个人，还有奥列佛爵爷，”海契说。

“这可不够守卫这个地方的，”艾普尔亚德回答。“我需要四十个精明强干的人——能够长距离射箭的人。”

“你说的长距离是什么意思？”海契说。

“能够从这里射到树林里去，”艾普尔亚德说。他一边这么说，一边转过身朝树林里望去，站在那里死盯住树林。

“你看什么？”海契问。

“看鸟儿，”艾普尔亚德回答。“鸟儿象那个样子飞上天空，说明有人在里面藏着。”

“谁能藏在那里面呢？”海契说，“这里没有敌人。”

“我晓得有不少人乐意射死您或我，”艾普尔亚德回答。“他们恨咱俩。”

“是呵，”海契说。

“也恨丹尼尔爵爷，”艾普尔亚德说，“他们痛

恨所有替他办事的人，不过，他们最恨的是您，班内特·海契，其次就是我。如果有什么人站在树林边上的话，他会清清楚楚地看见您我，朝我们放箭。您说，他要在我们中间选择谁来射箭呢？”

“射你，我揣摩，”海契说。

“不对，”艾普尔亚德说，“我揣摩要射您。您烧毁了格瑞木斯通住宅，他们不会饶恕您这点的。我是个老头子，已经半截入土了。然而您呢，班内特，要是您活到我这个年纪，还没被绞死或者用箭射死，我敢说，那英国就没有真正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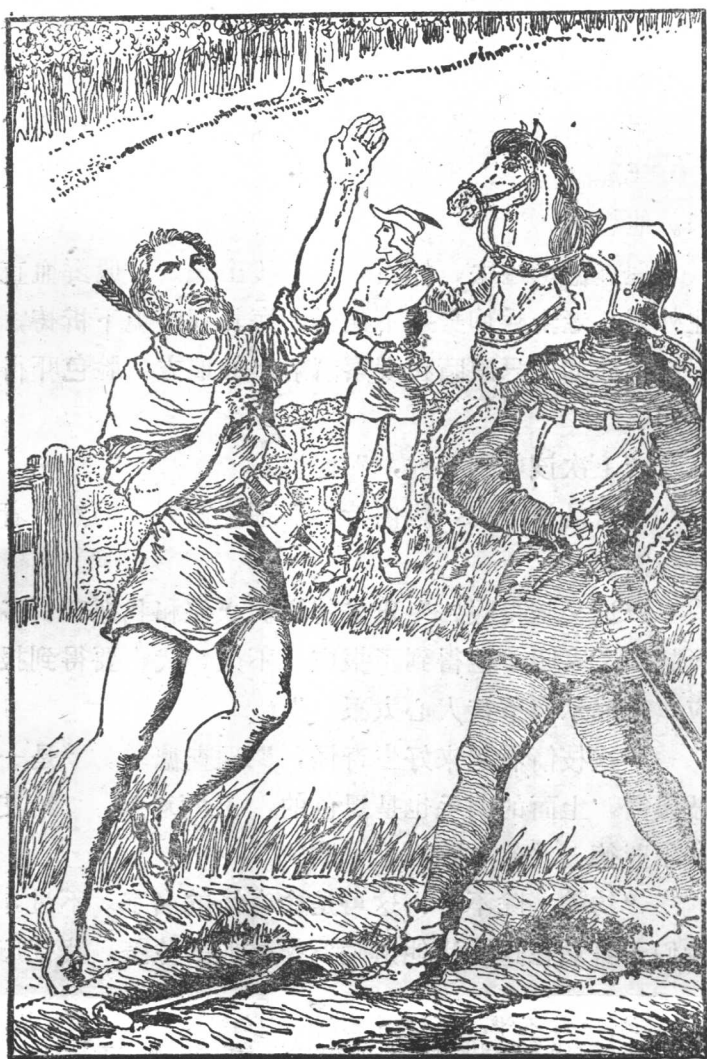
“来吧，”海契说，“拿你的武器去，赶在奥列佛爵爷动身前到达护河庄园。你唠叨得太多了。”

就在这时，一枝箭唿哨着从半空中飞来，击中了老艾普尔亚德的后心。他脸朝下跌倒了。海契大叫一声，跳得老高，接着躲在马后边。理查德·雪尔顿伏在一丛灌木后面，搭好弓准备朝树林边上射。什么动静都没有。羊儿在安详地吃草，鸟儿也不再在树梢上飞翔。可是，老人却躺在那儿，背上带着一根箭。海契藏在马的后面，理查德躲在灌木丛后。

“您看见什么了吗？”海契说。

“什么也没看见。”理查德回答。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叫他躺在那儿，”海契说。



他走过去，搀扶老人跪起来。老人还没有死，脸色疼痛得灰白。

“拔出箭来，”艾普尔亚德说，“再让我死去。”

“理查德，”班内特·海契说，“过来把箭拔出来。他想死。”

理查德走过去，抓住箭把它拔出来。一股鲜血直往外冒。老士兵仰身躺下死了。海契双膝跪下祈祷，不过，他的一只眼睛在观察箭射出的地方，脸色吓得煞白。

“下次该轮到啦，”他说。

“这是谁干的，班内特？”理查德问，仍然握着那枝箭。

“谁又晓得呢？”班内特说。“他和我把二百多人赶出了家园。他得到了报应。不久，我也要得到报应。丹尼尔爵爷待人心太狠。”

“这枝箭看起来好生奇怪，”理查德说。“是一枝黑箭，上面的羽毛也是黑色的，还写着字：‘给艾普尔亚德。约翰·除不平^①赠’。”

“约翰·除不平！这可是个奇怪的名字。不过，我们干嘛站在这儿让他射呢？抓住他的膝盖，我扛肩

^①约翰·除不平：农民出身的绿林好汉的组织“黑箭”的首领，其真名为艾利斯·达克沃斯。他们在玫瑰战争中支持约克王室。

膀，咱们把他抬进屋子去。”

海契环顾房间四周。“老人有钱，”他说，“他愿意叫他最好的朋友把钱拿去。”

“得啦！”理查德说。“你难道想在死人面前偷他的钱？”

就在那当儿，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年纪有五十岁的红脸膛男人。——他是奥列佛·欧茨爵士。

“艾普尔亚德！”他大叫道。“老天哪！这是什么？”

“艾普尔亚德在自己家门口被人射死了，”海契说。

奥列佛爵士脸色苍白，坐了下来。他念了一阵祷词。

“是什么敌人干的？”他终于说话了。

“箭在这儿，还写着字呢。”理查德说。

奥列佛爵士看了箭。“哦，约翰·除不平。是一枝黑箭。”他说。

“您认为约翰·除不平是沃尔辛汉姆斯的人吗？——或者是艾利斯·达克沃斯？”海契说。

“不，不是，”奥列佛爵士说，“不是他。这些事情不是下边搞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搞的。是一个大人物策划的。”

“我有好长时间担心会出现麻烦了，”海契说，“艾普尔亚德也一直担心。您做的坏事太多了；您抢了人们的東西；您殴打人們，把他们绞死。您从他们手里抢东西的那些人，您殴打过的那些人恼火了，到头来有一天他们会拿起弓箭把您射死的。”

“不会，”奥列佛爵士说，“你说得不对！”

“我不说了，”班内特回答。“是该动身的时候了。”

奥列佛爵士站起身来。“艾普尔亚德现在不能守卫庄园了，”他说。“我要把你留下，班内特。在黑箭出没的时刻，我必须有个能干的人。唔，咱们骑马走吧。人们就要在教堂集合了。”

他们沿着道路催马向前。赶路的当儿，乌云涌上天空，遮蔽了落日。他们穿过村庄，走到教堂。

在教堂门口附近，聚集了二十个男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站在马旁。有的手持长矛，有的腰佩弓箭。

教堂院子里，人们看到一个人在树丛当中逃走。

“谁在那儿？”班内特大叫。“你要是个真正的男子汉，那就站住！”

听到班内特的声音，那人尽快朝树林跑去。骑马的人去追他，其余的人也迅速上马。海契想要让他的

马跳过院墙，可是马儿猛地停下来，班内特跌进尘埃之中。

理查德是最有头脑的。他没有去徒劳地追赶，而是摘下弓搭上箭。

“要我放箭吗？”他大声对班内特·海契说。

“放！放！”奥列佛爵士嚷道。

“对啦，射倒他，”海契说。

逃跑的人再跑几码就到达安全的地方了。在苍茫的暮色中，要想射中是不容易的。理查德也的确认为他大半是射不中的。箭儿飞出去了。那人应声倒下，海契和追赶的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可是，他们欢呼得太早了。那人又跳了起来，转身挥动帽子，消失在树林里。

“他在教堂里干什么来着？”奥列佛爵士问。

“克里普斯贝，下马到树林里去看看。瞧瞧能发现什么情况嘛。”

克里普斯贝去了，很快拿着一张纸头回来。

“这张写着字的纸就贴在教堂门上，”他说，把纸头递给奥列佛爵士。

“贴在教堂门上！——光线暗了。好理查德少爷，你年轻眼神好，就替我念念吧。”

理查德拿过纸头念起来：